

高流灣打醮

陳天權



與你同遊

西貢北約高流灣舉行七年一屆安龍清醮，再次將我帶到這個偏遠隔沙的角落。重臨舊地，感覺景物依然，風俗不變，重頭戲是「安龍」。村民以活鴨為「龍頭」，公雞為「龍尾」，用紅花布連成一條「龍」，由未婚男子合力舞動上山，在香港可謂獨一無二。

安龍清醮與太平洋清醮類似，分別在於前者有安奉龍神儀式。傳統認為，龍管雨水和天氣，安奉龍神可以得到庇佑。高流灣村民每次打醮，酬神和祭幽之外，還有安龍，目的是祈風調雨順。製作這樣的「龍」相信是昔日村民自己想出來，選用鴨和雞作為「龍」，除了因為這些家禽容易找到，與傳說中龍的形象亦頗相似。

高流灣村沿海而建，依靠一座山丘，山上屹立一塊巨石，被村民視為「契爺」，過去有人生病便向巨石拜祭。農曆四月初八當天，大批村民隨「龍」上山，站在巨石外圍。喃嘸師傅奉以生果、香燭和茶酒，面向巨石進行安龍儀式，眾人跟着拜祭，祈求合鄉平安。

該村有一百五十多戶共千多名村民，平日只有幾十人住在村中，其他人已遷出城市或移民海外，每屆打醮正是他們回鄉團聚的日子，整條村變得異常熱鬧，喜氣洋洋。今年亦有許多市民專程到來拍攝風俗，部分是來大學生，他們按老師指示記錄打醮習俗。但當中有些人無視禁忌，爬上巨石頂部或貼近巨石前方拍照，結果被村民驅趕。



高流灣村民舞「龍」上山進行安龍儀式

鏡屋

五月到八月中旬，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有個名為「中國：鏡花水月」的時裝展，策展人為英國人Andrew Bolton。

藝術總監為香港導演王家衛。五月初的「中國風」明星舞會，已讓人們對部分西方明星裝束中體現的低劣醜陋的審美趣味和他們眼中扭曲獵奇的「中國風」大跌眼鏡。之後有佛教藝術和文物保護方面專家質疑在「鏡花水月」開幕式上，一千名人在元代壁畫巨製《藥師佛會圖》古代乾壁畫（不同於歐洲的「濕壁畫」）有巨大損害。展覽期間，有壁畫的「賽克勒」展廳放映張藝謀電影《十面埋伏》和胡金銓《俠女》片段，聲響巨大，且音響距離壁畫不遠，其對壁畫造成的傷害，十分令人擔憂。況且，時裝展中的武俠竹林意象與常設展的佛教藝術並無任何交流與關聯。

水月鏡花

張冷

，也令人對此策展理念的混亂產生疑問。策展人宣稱此展是為了通過展示西方時裝中使用的中國元素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但實際上中國文化和文物失去任何主體性，被隨意歪曲利用和淪為背景陪襯，並無「交流」可言。這自相矛盾也通過展覽題目明確標識出來：「China: through a Looking Glass」（直譯為「窺鏡中的中國」），即，西方人對中國的幻想才是他們要強調的，中國文化不過是個沉默的、被隨意闡釋的客體，並無話語權和對話的資格。這個強調視聽、聽覺（展廳有音樂）、嗅覺（香水施有香氣）的全息感官刺激荷里活式商業電影，平日靜謐的展廳被變成百貨公司和酒店大堂，人們沉醉於衣香鬢影的誘惑，被激發消費主義慾望，對華服背後的金錢、階級、性別、種族權力關係視而不見，而特展中對鴉片、纏足等獵奇中國意象津津樂道的帝國殖民主義想像也被極度浪漫化。

那年，去買樓

慕秋

那年，她擁有一個近八百呎單位，窗外除可看到大海、一所興建中小學，更可看到海逸酒店大堂。她開價八千元一呎，總價六百四十萬，一分不肯少。首次去睇樓，從大廳到房間，都可見到她的藝術照。她與我們談話時，悠悠地點燃一枝煙，那嫵媚動作，令人疑心：她到底從事什麼職業？一位陪伴她的女子，濃妝艷抹，不像良家婦女。地產經紀費盡口舌，為我們還價至六百二十八萬。於是，帶上支票本，第二次再去睇樓，兼臨門再殺價。

我們估價客廳，她在主人房，經紀兩頭跑，拉鋸式長談判。一萬一萬地減，我們心中價是六八萬，包括全部傢俬電器。過了兩個鐘，減了五萬，經紀是毛頭小子，他說要嘔血了，做不成了。我們悄悄鼓動他，堅持一下，做成了佣金厚些。談至六二二萬時，大家終於於面對面圍坐於餐枱，沒想到，她最後又讓步一萬，此屋以六二二萬成交。她除了搬走電器、雙人床，其餘全部留下。她並留下一幅油畫送我們，說是龍鳳胎弟弟畫的，她也是畫畫的。二十八歲如此淡定，房契握在手中，真有一米啊！

微潤將融紫玉英

李英豪



潤性潤情



肖巨猴，如天然潭成。

收藏及觀賞我國古端硯者，大多注重其有的鵝眼和雀眼。其實，端硯的品、花紋、坑頭（產坑）、石色、石質、質感與造型等同樣重要。硯性質堅固及滑溜者，顆粒結構必密且均勻。古人說：「觸摸珍品石面，如同輕撫嬰兒肌膚。像老坑、宋坑，曾產不少上品。很多外行人士誤以為端硯為黑色或灰黑色。事實上，端硯原石基本色為紫色，但色調變化微妙複雜，深淺不同。唐、宋時代以藍紫和溫潤青紫為貴。真正端硯不帶光澤呈紫色，正如唐代皮日休所詠：「微潤將融紫玉英。」水浸後，色較鮮艷；水漬顯青紫，乾了變灰蒼，這是端硯石硯特徵之一。中岩新坑產色淡紫；而好的端硯，必予人「紫氣纏綿」之感。由於歷久作磨墨盛器之用，加上經年氣化層影響，故硯池、硯唇與四周均呈灰黑。唐代時，端硯多為履形，也有箕形、方形等。後來，去足衍變成扇形或風字硯。明、清時兼重端硯雕刻藝術，增加裝飾性；皆隨石賦形，因材施藝。像附圖為清代著名《猴王》端硯，中間硯池形肖巨猴，如天然潭成。

李鴻藻擇善固執(下)

陳焯舜

李鴻藻崇尚程朱理學，擔任同治師傳達十餘年之久。有同治學書法，隨意戲間塗鴉。李鴻藻是上前奉住同治的手道：「皇上心不靜，請稍息。」同治為之肅然改容。李鴻藻書法轉益多師，精研魏碑、顏體、山谷體，平時常用的則是雍容秀麗、館閣氣濃郁的董其昌體。且善畫花鳥，有元人倪雲林遺風。李鴻藻有三子，長子兆瀛早亡，次子焜燾（元曾）官至郵傳部侍郎，幼子李煜燾（石曾）為留學法國第一人，最早直導勸工儉學運動，後成為故宮博物院籌辦者、北京師範大學校長，與蔡元培、吳稚暉、張謇合稱國民黨四老。焜燾之子李宗何則為著名歷史學者、台大教授。李鴻藻並未留下照片，僅有畫像傳世。因此，網上將他人照片指鹿為馬者比比皆是。如百度百科將李氏前輩毛昶熙誤認為李鴻藻，不知毛氏此圖乃自其沈桂芬、董恂在總理衙門中截取而來。此外，李氏故里的高陽縣官網中，介紹短文的頁面竟用了張愛玲《對照記》中其祖父張佩倫的留影。張佩倫（一八四一—一九〇三），字幼樵，號寶齋，直隸豐潤人。同治十年（一八七一）辛未科進士，授翰林院侍講。早年與李鴻藻、潘祖蔭、張之洞、陳寶琛等以清流自居，不時攻擊李鴻章。福州馬尾之戰，張佩倫為福建軍務會辦，因對法軍艦艦掉以輕心，致令福建水師全軍覆沒，充軍東北。幾年後回京，李鴻章卻賞其才華，以女李菊耦妻之，生一子志沂（張愛玲父）、一女茂淵（姑姑）。

觀李鴻藻畫像，面容較為修長，與他的清流同道、河北老鄉張佩倫的國字臉頗不類。今人竟分辨不出，莫非真已西化，如洋人一般認不清東方人的長相了？

「夫妻相」緣由

思健

「夫唱婦隨」是以前封建社會所宣揚的良婦德性，它與「三從四德」論同出一轍，它與「女性束縛」的獨立行為操守，理應受到口誅筆伐。有趣的是，在現實生活中確有不少的恩愛夫妻，在經歷了長期的共同生活後，男女雙方的性格、愛好、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等，從原來的完全不同逐漸趨向於一致。這種所謂的「夫妻相」，沒有任何一方抱有屈從或兩性不平等的心理，你說是「夫唱婦隨」也好，或者是「婦唱夫隨」也好，總之是意願上的一拍即合。這又是什麼原因呢？最近有科學家研究探出謎底。說起來也許你不信，他們說是腸道微生物的紅線。夫妻間長期的飲食方式一致，所攝入的食物相似，形成了他們腸內微生物群落生態環境的類似。人體腸道內有約三千五百個菌種，菌種的分布及其多寡，直接影響到腸內血清素的產生，血清素是影響人們心情的因素。這就解釋了「夫妻相」中，一方開心，另一方自然同樂；一方愁眉緊鎖，另一方也就憂鬱寡歡了。腸內的菌叢生態狀況還會影響到大腦的思維工作。菌叢釋放的化學信號會順着迷走神經傳遞，從消化系統一直傳至腦底。這些相同的信號是有可能影響到夫妻雙方思維的相似或互相間行為之默契的。



醫學與養生

Advertisement for various TV channels including 無線翡翠台, 無線明珠台, 亞視本港台, 亞視國際台, 圓圍衛視中文台, and 有線電視. It lists various programs and their broadcast times.

Advertisement for the movie '深夜食堂' (Midnight Diner) directed by Takashi Nomura. It features a synopsis and a list of theaters where it is being shown.

Advertisement for the movie '千履奇緣' (The Grand Horse) directed by Tommaso Caracciolo. It features a synopsis and a list of theaters where it is being shown.

Advertisement for the movie '完美巨聲幫' (The Perfect Sound) directed by Ivo van den Broek. It features a synopsis and a list of theaters where it is being shown.